

名人书房

江澄波老先生1926年出生于苏州，如今已97岁高龄。家中自祖辈起经营古旧书店，一生与古籍打交道的他，精于版本目录、修复鉴定之学，被誉为“苏州一宝”“书林活字典”。他所著的《古刻名抄经眼录》《江苏活字印书》《吴门贩书丛谈》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22年底，由江澄波口述的《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问世，并获评“2022苏版好书”，入选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他的人生经历也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带着几分好奇，我们来到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走进这家小小的文学山房，采访了江澄波老先生。



江澄波（左）在文学山房为读者找书。

于 祥霖

江澄波——百年书店里的古籍人生

黄菲菲

文学山房，苏州城的文化符号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闹中取静的钮家巷里，有一家名为“文学山房”的小小书店。它位于苏州状元博物馆斜对面，玻璃门内，满屋的古旧书煞是引人注目。店门上方，暗红色的砖石上，7个金色繁体大字“文学山房书店”古朴大气，但却没有署名。了解书法的人能看出来，这是苏州书画家马伯乐的笔迹。走进店里，文学山房三面都是高高的实木书架，各种古旧书排列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其中东侧靠墙的书架上，大多是线装古籍，每部书中夹有一张签条，上面写着书名、编号等信息，方便找书人翻检；正对面的书架上，多是各类大众文史读物；西侧靠墙的书架上，以苏州地方历史文化读物为主。中间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题材各异的旧时出版物。而进门左手边，有一张圈椅，那是江澄波的“专座”，他每天就坐在这张椅子上，等待四方读者和访客。旁边的一张凳子，便是为进店的读者和访客准备的。

我们闲聊起来，谈到“书房”这个话题，江老滔滔不绝。文学山房虽是书店，但也是他的书房。江澄波在文学山房出生、成长、学习、生活、工作。“文学山房里有我一生的记忆啊。”老人说。不过，这间小小的房子并不是最初的文学山房。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在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嘉余坊口创办文学山房书店，专门经营古书买卖，这就是最初的文学山房。创办后，先是赶上黄葆年在苏州创办归群草堂讲学，学子云集有购书需求；辛亥革命后，在苏官员离开，留下众多藏书，文学山房业务迅速发展，在业内形成良好口碑。到1931年，江澄波5岁时，最初的店面已不能适应业务需要，于是书店迁往嘉余坊斜对面的大井巷口，地址是护龙街707号。新中国成立后，护龙街改名为人民路，文学山房的地址也改为人民路326号。到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文学山房改名为“公私合营文学山房”，仍由江澄波和父亲负责。1958年，文学山房成为苏州古旧书店下属的4个门市部之一。1961年，其他3个门市部撤销，只留下文学山房这一个，改称“古旧书门市部”。至此，文学山房的历史告一段落。

2001年，75岁的江澄波已经退休，家中经济状况不佳。为了攒钱供两个孙女读大学，他重新干起老本行，学习祖父白手起家，开办书店。由于原先的文学山房已合并，为避免误会，新书店一开始定名为“文育山房”，地址是建新巷25号，经过几次变动最终搬迁到钮家巷现址，一开就是

十几年来。可喜的是，2012年，在广大读者和媒体的呼吁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江澄波的书店恢复了百年老店“文学山房”的招牌，让苏州从此多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符号。

谈及这些历史，江老如数家珍。脸上认真的表情里，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时光如流水的感慨。

下苦功夫，在实践中习得本领

1931年，文学山房搬到前店后宅形式。江澄波就在店里长大，跟着祖父和父亲学习版本鉴定、装补修复、刻印校对等知识，也跟着祖父和父亲外出访书，学习做生意，逐渐练就了过硬的本领。

“治学是没有捷径的，最要紧是下苦功夫。”回忆起跟着祖父和父亲学习古籍知识的时光，江老这样说。那时在店里，为了快速熟悉古籍书目，掌握经史子集的各种版本信息，江澄波用的是最“笨”的方法——背书目。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书目是莫友芝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创办江南官书局，莫友芝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潜心研究版本目录学，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被后人认为是版本目录学的扛鼎之作。江老说自己看这本书目，一开始是硬着头皮看，慢慢地有了一点心得。通过将书目与真书对照着看，他就记住了，并且能够背下来。背完一本，再换一本，长年累月下来，江澄波掌握的版本知识已十分丰富。

“光背下来还不够，还得抄。不光抄已有的书目，店里收到书，我自己也要抄列书目。抄写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不断巩固的过程。”江澄波说。其他知识，诸如版本鉴定、书版特征、纸张特色、鉴别真伪、修补修复、钤印、题跋、批校，乃至待人接物、写信回信等，祖父和父亲也都悉心教导。江澄波专心学习，下苦功夫一点一滴积累、领悟，慢慢成长。

除了下功夫，还得长见识。江老回忆，自己小时候曾跟着舅公去过一家纸马作坊。那里的纸马，都是雕版套色印刷出来的。那次经历让他对套印有了直观的认识。再比如那时文学山房的店面和住宅之间，有一个天幔，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客人在此看书选书，江澄波也常有机会学习到他们是如何判断书价值高低、真伪优劣的。更不用说跟同行前辈“交手”，去客人家中送书，这些都是拓宽眼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

但从事古旧书行业，光懂得这些知识远远不够，江老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他对自己第一次独立收书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时江澄波才十三四岁，清明节去扫墓路过一个旧货摊，见有3本古书，便翻开细看。根据掌握的知识，他认为应是明朝人手写的蓝格抄本，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回家后，祖父一番翻看，确定这是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藏书，不由对他大为赞赏，鼓励他继续努力。再比如外出访书、收书，藏家常常只拿出一两本，请他说说书的情况。“这其实是一种考核。能说出‘干货’，说得对，藏家才愿意继续往下交流；若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那就难有后续了，人家知道你识货啊！”江澄波说。访书、收书的实践，便是检验学习效果的最佳方式了。江澄波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慢慢成长为古旧书业的专家。

保护古籍，投身中华文化传承

2001年重开书店，是为了减轻家人的生活负担。如今经济上早已不存

在问题，但江澄波还是坚守着这间小小的文学山房，想要把书店继续开下去。“保护古书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江澄波说。

江老从业80多年，见过太多古书的命运流转，也深深为那些因为没有落到对的人手中而遭到毁坏的古书感到惋惜、无奈。有一次，江老在一户人家见到一部宋版《后汉书》，但可惜纸张已全部黏在了一起，成了一叠“书饼”。原来，抗日战争时期，物主将此书埋在地下，没有妥善密封。他还曾去同治年间福建巡抚的后人家收过书，那时这家已经败落，藏书无人打理。江澄波去时，很多古书外面看起来函套是好好的，但一打开，里面全是空的，书页都被白蚁吃掉了，只剩下一张皮。这令江澄波万分痛心。而战争年代流落海外的中华古籍，被不识货的人当作废品处理掉的古籍，更是不知凡几，让爱书人光是想想就心痛不已。

正因此，从事古籍保护与传承，成为江澄波一生的选择。他年轻时就认为，古旧书从业者最大的使命就是把合适的书送到合适的人手中。胡玉缙、陈奂、管礼耕、费善庆、沈秉成、丁士涵、叶昌炽、王同愈、冯煦等众多名家的藏书流出时，文学山房都曾积极求索，将书送到下一任藏家或机构手中。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传承中，江澄波见证了一部又一部古书的命运沉浮，也了解到郑振铎、叶景葵、张元济等人在战乱年代是怎样历经艰辛抢救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他深刻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对私人藏家来说，想要世代相传、守护古书，实在是难上加难，毕竟‘累世藏书能几家’啊。”江老说，“公藏机构是古书最好的归宿。”新中国成立后，江澄波有意识地将古书提供给公立收藏机构，经他手入藏各大公藏机构的古书难以确数，其中尤以10部宋版书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东莱吕太史文集》，这部书原是物主寄放在一家鱼竿店售卖的，店主与江澄波相识，遂主动邀请他掌眼。江澄波一看之下，发现竟是罕见宋本，立刻议价收回，后人藏苏州博物馆。《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则是江澄波在新华书店旧书回收部工作时，一位上海藏家主动带到苏州出售的，经江澄波鉴定，旧书回收部收购后提供给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容斋随笔》的流转更是颇为传奇，其中的曲折只有江澄波这些当事人清楚。

江澄波为古籍保护事业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积极参与促成了过云楼3/4藏书归公，入藏南京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乖崖张公语录》《字苑类编》《龙川略志》3部宋版书。正如江老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书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命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些古书能拥有更好的命运。

江澄波的另外一项工作，是为古籍保护事业培养人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办的全国古旧书发行业务学习班，曾两次邀请江澄波前往北京授课。他认真对待，自编讲义，还自制实物书《文学山房自刻集锦》，讲授课程“怎样鉴别古籍版本”。这两次培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学员后来多数成为各地古旧书店的骨干，或进入拍卖行业，成为古籍保护事业的中坚。从自己保护古书，到培养他人保护古书，都是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江澄波的这份情怀和业绩，使他成为人们心中德高望重的书林前辈。

如今，97岁高龄的江老，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讲起往事如在目前。他每天上午9时到店，下午4时半下班，坐在自己的“专座”上，看门外人来人往、四季变换，喂一喂叽叽喳喳的小麻雀，与四方读者和访客聊一聊书林轶事。这是一份坚守，更是一份传承。

（作者单位：古吴轩出版社）

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获赠《复兴文库》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在希腊雅典大学向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赠送《复兴文库》。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殿利代表出版方表示，希望通过赠送《复兴文库》，为希腊了解中国提供助力，搭建起人文交流的桥梁，进一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常务理事主席维尔维达斯基代表中心接受赠书时表示，《复兴文库》将增进希腊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识，也将激起希腊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更大兴趣。愿充分发挥《复兴文库》价值，助力中心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据了解，《复兴文库》是一项

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华书局承担编辑出版工作。作为一部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按历史进程分为5编，目前已正式出版发行前3编，共计37卷、195册、6190万字。《复兴文库》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以原始文献资料汇编的方式，精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记述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求索、百折不挠的历史足迹，集中展现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引领时代进步、推动民族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源流和文化脉络。

中国社科院发布“一带一路”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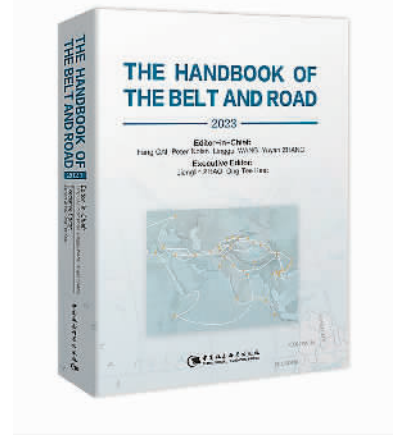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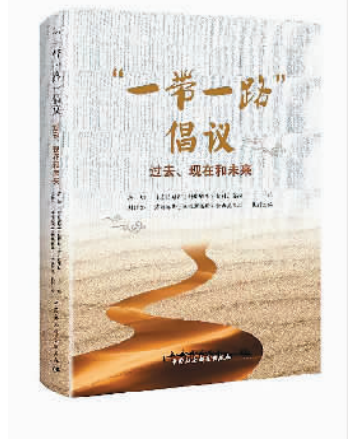
本报电（王诗霖）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发布会暨‘一带一路’十周年学术回顾与展望研讨会”，重点发布了《“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带一路”手册2023（英文））两项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和欧洲学者共同完成，不仅是中国社科院和塞浦路斯欧洲大学之间长期友谊和合作关系的见证，也是中欧智库交流和民心相通的具体成果。该书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入、全面考察，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历史、考古、国际关系等领域。

《“一带一路”手册》全面、深入阐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

背景、理念内涵、框架内容等，是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百科读本，是关于“一带一路”概念及内容的工具书。该书采用“条目模式”进行整理，有助于读者查阅和使用，内容涉及多个领域，资料时效性强，对国内外智库学者、媒体从业人员和高校学生等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两书均为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示图书。

本次研讨活动，邀请中国历史研究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单位、出版单位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间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大江本纪》：全景式书写长江

本报电（曹语千）近日，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郭保林《大江本纪》主题研讨会”在京举行。该书近期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江本纪》是一部全景式书写长江的文学作品，通过对长江历史、地理、人文等的描述，展现了大江巨川苍茫雄浑的自然风光及沿线辉煌璀璨的历史文化，追寻中华

民族精神，热情歌颂新时代。

研讨会上，多位文艺界专家学者对《大江本纪》的主题内涵、文体特色、写作风格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细节处理方面的建议。大家表示，《大江本纪》以“本纪”为题，选取长江沿岸重要城市、自然景观及历史事件，将长江流经的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串联起来，体现出写作者的气魄。作品风格大气磅礴、充满激情，叙述基调轻松，可读性强。作者用20多年时间沿长江两岸采访，把水脉与文脉有机结合，从长江源头开始，聚焦长江沿岸文学、文化、文明的滋养与影响，文化价值高。在艺术上，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手法，采用俯瞰视角，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呈现出中华文明从高原到大海的不同侧面、不同形态、不同气质。作品写出了自然流变与文明演变，写出了长江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讲述中青年书画家艺术故事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王然的书画艺术评论集《艺术本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画意人生”“美美与共”“书画同源”“艺术沙龙”4章，对18位中青年书画家的作品进行了解读赏析，并对他们的艺术观点进行了集中呈现。

丁伟、刘建国、潘梦禅等书画家是作者作为记者多次采访的对象，王然用艺术沙龙的形式，从书画艺术爱好者的视角，就艺术家的个人修养、艺术灵感的生产、艺术语言的创新等问题，与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呈现出艺术工作者求学、问道、从艺的心路历程。

《艺术本真》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一批中青年书画家追寻

艺术的好奇心、投身艺术的意志力、执着前行的使命感，力求从不同视角揭示书画艺术的深刻内涵。



▼江澄波祖父江杏溪所编的《文学山房丛书》将有关金石、书画、书目、校勘、考证的图书汇编在一起，以聚珍木活字精印，被誉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图为该书影印版。



▲《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古吴轩出版社出版。